

木

法國
雷里
安端
著

李青崖
譯

馬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

木

著 里 雷 國 法
譚 端 安 青 李
崖

書叢會究研學文

1925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Les Chevaux de Bois"
 By André-Paul Antoine and Maxime-Lér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T. G. L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木馬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法國 雷安 端里

譯者 李青 崖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漢口 長沙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劇中人物

木馬第一幕

矮子，	馬丹俄貝爾，	馬利，	克來門，	杜台爾，	雅格，	約翰妮，	人名
-----	--------	-----	------	------	-----	------	----

家神。(註一)	女客。	女僕。	男僕。	約翰妮之父。	約翰妮之夫。	主婦，即雅格之妻。	身分
---------	-----	-----	-----	--------	--------	-----------	----

第一幕

佈景：地點在法國杜爾斯一所很精緻的別墅樓下的廳中。廳之面積甚大，包含化裝室、吸煙室、閱書室和客廳，陳設是很精緻的；但是彷彿被一雙忙碌的手，將那些家具推得亂七八糟，大理石的銅的和盜的器具，都含着被他主人忘懷了的神情，也彷彿那伺候主人的老僕人，只知道睡覺，却將收拾的職務丟了似的。其他的擺飾，也彷彿沉在一種瞌睡昏沉的空氣和灰塵之中。

廳左牆的後段，有門和窗對着園中，稍前有雙合門兩扇，通入臥室。

廳右牆的後段，有門通入寫字間，稍前有雙合門二扇，通入走廊；這雙合門就是廳門。

未開幕以前，音樂隊奏德布西編亞拉伯曲，小狗顧西悶悶地在幕前走動。樂將畢時，幕啓。

這是一個陰天，稀薄的光線從關閉了的百葉窗縫中滲入，在一種異樣的空氣的調子裏，將廳子掩住，僅僅使我們窺見陳設的物件。一個和土地相類的神祇，從容地在家具之間

來往走動。一會兒，他立在廳子的中央。這個矮子因爲自己奇怪的現身，不免躊躇；他轉向場下瞧了一眼，隨後略略遲疑，向風箱盒子上面坐下，探聽是否有人來驚擾他，末了，他用很誠懇的聲音說話。

家神 您別害怕……我向您說；我是這兒的家神，這些人睡覺的時候，是我照顧這房子；我整理物件，我趕老鼠，我向着照像勸些好話，我藏起那些堆在外面的壞書信，使得那些話柄無形消滅。他們一經到這兒來，我便躲在窗簾裏面，或者瓷瓶之中。有時在爐子沒有生火的時候，我還在煙囪中躲躲。他們却永遠不知道我在那里……哦，我時常找得到一個地方……唉呀！他立了起來，側耳靜聽，隨後覺得沒有事，便又接續開口。每所房子的裏面，總有我這樣一個小神，在您各位家中，自然也一樣，但是您永遠瞧不到。（他將聲音壓低。）這兒不對勁，很不對勁；以前是很和樂的，大家都合意……自從有一天，男的和女的吵鬧，她就走了，他却住在家中……這個都是由一個娘兒們惹出來的，我向您各位問問……哎，這都沒有從前那樣地好了！並且顧西也不在這兒……顧西那小狗兒，大家常和他一塊兒頑耍，大家和他取樂……到現

在我却是孤孤單單的了；男的從來不大在這兒，四處都是灰塵，這屋子竟像死了似的；我也想跟着女的走，但是她住的那房子裏，已經另外有一個家神住着；這個家神比我利害一點……自然因為他在他自己家中，他打了我一頓，將我推出來了……那我只好仍舊回來，但是我很傷心！（他走到批雅那前面，用腦袋和他溫存一會，向他說）你也是一樣的，唉，我的大兒子，你也很傷心麼；

批雅那 do...re...mi...fa...sol...（此聲輕而緩，顯出愁悶的神味。）

家神 你還記得她用她那十隻雪白的指頭撫弄你麼？

批雅那 sol...fa...mi...re...do...（此聲若斷若續。）

家神 那時天氣很好……現在還是一樣，你，你不大知道這件事……但是我們！你去問問那電氣檯燈，打聽我們經過的良霄美景罷……電氣燈你記得麼？說罷。

（檯燈立刻發出亮光，但是立刻即滅。）

家神 這可以說是完了！人類真是太胡塗了！這兩位，他們却分離得很好，却是應當把甚麼都拆

掉！他從來不談她，旁人可以說他忘了她！然而在這兒可是還留許多紀念呀！差不多滿屋都是的。到現在，這些乾了的紀念在那些角兒上打盹；有時，偶爾其中有一個從這團體中分離，便和枯葉一般掉了下來……他便再也不能活了……但是那些剩下的，只要一個手式，一點兒香水，或者一點甚麼也不要，也可以使他們喚醒過來。唉！倘若只要一下子，可以將他和她重新在這兒聯絡起來……那就一切都恢復原狀了，大家將這些……

電話 得鈴鈴，得鈴鈴……

家神 有人來了！

電話 得鈴鈴，得鈴鈴……

家神 謝謝你，我走了，我怎樣能和他們見面呀！（他鑽入壁爐的煙囪裏。）

（一個男子從廳門上，把窗上百葉窗打開，光線從外射入，這男子就是男僕克來門，他走過去接電話。）

克來門 阿羅……阿羅……是的，馬丹……不是的，馬丹，他出去了……是的，馬丹，我是他家當

差的，我叫做克來門。……回頭，我應當說那一位找他呢。馬丹俄貝爾，對呀，馬丹……我主人先頭甚麼也沒有吩咐，沒有。是的，馬丹，我不敢忘記，……一切遵命，馬丹，……（他將話筒掛上，她真使我惹氣，這一個。（門外有人拉鈴。）瞧罷，得了，我從來不曾安靜過一會兒。

（他從右牆前部的雙合門下，廳中此時空無一人。一會兒，廳門圓鈕發出旋動之聲，雅格由此門走入廳內；他的年紀約莫三十五六歲，簇齊雪白的牙齒，清朗靈動的眼珠，還帶着一嘴姿勢很美的八字鬚；他高高舉起一枝香菸吸着，並且那很淺的顏色的手套，時常使他戴的那面獨睛單鏡（註二）發出反射，他的神情很闊綽，他隨身向沙發椅上一靠，雙肘撐在膝上，休息一回，才發言。）

雅格 來，克來門，你伺候我脫衣裳罷。

克來門 是，麥歇。

雅格 我真乏了！有甚麼新聞；誰來看過我。

克來門 有許多不關重要的主顧來過。

雅格 啊，你給他們說明白了麼？

克來門 是的，麥歇……我很熟悉……他們都會再來呀。

雅格 很對，還有呢？

克來門 警察還來過一次。

雅格 警察麼？

克來門 是的，一個保安警察，一位老麥歇。

雅格 很老麼？

克來門 哦，不是，他很年輕。

雅格 你給我說些甚麼？

克來門 他姓老，叫做姓老的麥歇。他向我說：『我要親身和您的東家談天！』

雅格 他不曾說爲着甚麼麼？

克來門 他說過：他用鍊條牽了一個很快活的人，這人將自家的妻子斬成三塊。

雅格 啊！

克來門 這兇手因為沒有律師，不肯說話；於是這個姓老的，就把這件事引到您身上來了。

雅格 這姓老的一定是想討賞，本有二十五個佛郎的賞錢；他一定可以得到，我麼，我將來就給這兇手辯護罷。

克來門 然而姓老的還想得多的呀。三塊，是少見的事；所以他以為這個值得三個魯意（註三）呀。

雅格 哦，二十個佛郎一塊，他將來可以得到這數目；就是這幾件事麼。

克來門 （他瞧見雅格正在尋找物件）——麥歇，您要吸菸麼？

雅格 不錯。

克來門 （他便在各種盒子裏尋找，）——您要紙菸麼？

雅格 自然盒子裏不會有。

克來門 有……有……（他一直開到末了那隻盒子才說。）沒有！

雅格 唉！

克來門 還有一個很像樣，很，很，出衆的女客也來過。

雅格 哦……哦！

克來門 她全身穿的黑衣裳，頭髮是金黃色的。

雅格 哦！

克來門 並且衣襟掛着一副眼鏡。

雅格 他姓甚麼？

克來門 糟了……這是一位貴族。

雅格 對呀，那麼？

克來門 她沒有帶名片；她聽見您不在家，很像難受似的。她的案子，明天就得開庭，這很使她着

急——大約是一件民事案子，這個可憐的娘兒們！

雅格 她姓甚麼？

克來門 我當初應得寫下。

雅格 自然。

克來門 一個貴族……哦來了！我找着了！她叫做馬丹聖白利。

雅格 哦，這是一個偷鋪蓋的賊！（克來門點頭。）我知道她應當着急，到現在她已經犯到第五次了！！

克來門 啊，這女客很有令人敬佩的樣子。

雅格 克來門，正經人的腦袋，總是隨隨便便的，作賊的却就不然，不過在電影裏也有幾個隨隨便便的，並且爲着籠絡旁人，當然要一副儀表。

克來門 您說這個，是爲着我麼？

雅格 不是，你麼，你從來沒有行過好運。（他尋覓物件。）

克來門 您找火柴麼！

雅格 對呀……哦！沒有希望了……自然這兒沒有這個！

克來門 沒有……誰說有？（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大的火鑷。）倘若您肯使這個。

雅格 這是甚麼？

克來門 這是廚房用的火鑷。

雅格 究竟，我問你的事都在這兒麼？

克來門 都在這兒……哦，我忘了。麥歇雷士內也來過了。

雅格 誰？

克來門 您和他很熟，他就是那常帶着愁容的長個兒。

雅格 哦，麥歇雷士內。怎樣呢？

克來門 今天他却是歡天喜地的，我相信他幾乎要和她接吻；他叫我告訴您，說那件已經成功了。

雅格 甚麼？

克來門 從今天早起，他頭上已經彰明較著地長了角了！（註四）

雅格 啊，他居然成功了！我很替他高興！

克來門 他自然也是一個樣！他向我說千萬別忘記告訴您，他知道這事一定使您樂意。

雅格 可憐，這事他一逕等候三年呀！

克來門 這話他也向我說過，然而他從前所憂慮的，就是他這角也和旁人的一樣，一直是在無

形中長的；現在却是彰明較著的了，他正預備使用這機會。他歡喜得和瘋子一樣！

雅格 好漢子！我給他弄妥當罷……這回可真完了麼？

克來門 是的，麥歇。

雅格 是的，甚麼都不曾忘記麼？

克來門 不會忘記，麥歇……啊！還有……不然，那是爲着明天用的。

雅格 好……那麼……沒有人給我打電話麼？

克來門 有，馬丹俄貝爾來過一次電話。

雅格 啊！

克來門 哦！她等一會還有電話來。

雅格 知道了。克來門，我真乏了。

克來門 您乏了麼？

雅格 乏了，並且晚上我還得出去……唉，這真不是一種生活……

克來門 對呀，這不是一種生活。

雅格 你給我預備了晚禮服麼？

克來門 一切都伺候齊備了，麥歇。

雅格 你給我預備一盆熱的洗澡水。

克來門 一盆熱的洗澡水，熱的！

雅格 或者可以不要，不用洗澡。

克來門 不用洗澡，好。

雅格 我要睡一個鐘頭……你到七點鐘來叫我……哦，克來門，倘若馬丹俄貝爾有電話來……

克來門 馬丹俄貝爾麼？

雅格 馬丹俄貝爾怎樣？

克來門 倘若馬丹俄貝爾有電話呢？

雅格和克來門（同聲） 倘若馬丹俄貝爾有電話……

雅格 見鬼，你真笨！倘若馬丹俄貝爾有電話來呢？但是她是一個孤單的人，你可知道你就來叫

醒我，你懂清楚了麼？可是千萬別冤冤枉枉將我叫醒，知道麼？

克來門 是，麥歇！（他朝外走幾步，又轉過來。）麥歇在麥歇不會完全睡熟以前……

雅格 還有甚麼？

克來門 臥房內裏的地毯。

雅格 地毯，怎樣？

克來門 麥歇不會吩咐我過，應當怎樣地去收拾他，他已經被蟲蛀壞了；自從您的臥房關了一年的門，木器也弄壞了，也許應當……